

唐七公子◎著

【终篇】
THE END

银月初生 佛铃飘落 一步一行在这梦境 前缘与今生 终不得破

三生三世枕上书

终篇



唐七公子
最新力作

06

唐七公子◎著

天命无缘，

却结一段奇姻，

枕上无书，

竟成一本情谱。

三生三世
枕上无书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生三世枕上书·终篇 / 唐七公子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5404-4907-0

I. ①三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4145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·言情

三生三世枕上书·终篇

作 者: 唐七公子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邢越超

文案编辑: 温雅卿

营销编辑: 刘碧思 尤艺潼

图片绘制: 伊吹五月

整体装帧: 姚姚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60 千字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907-0

定 价: 3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第三卷 阿兰若

有一句话是情深缘浅，情深是她，缘浅是她和东华。有一个词是福薄，她福薄，所以遇到他，他福薄，所以错过她。

她一瞬觉得自己今夜真是个诗人，一瞬又觉得自己没有出息，明明已放过狠话，说东华帝君从此于自己不过四个字而已，这种浮生将尽的时刻，想起的居然还是他。



第一章

01.

夜风微凉，水月潭漾了一湖波光，倒映着皎皎的明月。

沿着潭边栽种的白露树参差向天，令十里神木林徒显幽凉。

这一番景致，粗瞧，似乎同近来无数个日夜没有什么不同。

但梵音谷这个地方，原本四时积雪，水月潭就生在王城边儿上，按理说也该覆盖上皑皑的雪幕。可此时，此地，却不见半分有雪光景。

因这个空间，它其实是个梦境。阿兰若的梦境。

这个梦境虽与梵音谷吻合得如同水中倒影，但真正的梵音谷乃是同四海六合八荒相系，延展开来，当得起广阔无垠四个字。而此地，却仅是个有边有角的囚笼。

东华和风九陷入这个囚笼，已经三月有余。

掉进阿兰若这个梦境时，凤九竭尽周身仙力凝出

来的护体仙障成功被毁，三万年修行一朝失尽，身子虚弱得比凡人强不了几分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未承想，阿兰若的梦境中竟蓄养着许多恶念，恶念豢出小妖来，专吸食人的生气。从天而降的风九，正好似一块天外飞来的丰腴馅饼，令饥肠辘辘的小妖们一顿饱餐。待东华穿过蛇阵来到她跟前，她雪白的面庞，已浮现出几分油尽灯枯的症头。

瞧着这样的风九，东华的脑子有一瞬间空白。

他一向晓得她乱来，却没有料到她这样乱来。原本以为将天罡罩放在她的身上，无论她出什么祸事，保她一个平安总该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事，却是他考虑不周。

他晓得她对频婆果执着。但据重霖提给他的册子来看，她往日里为饱口腹之欲，执着得比这个更过的事情并不是没有。

册子里头载着，她小时候有一年，青丘的风雨不是那么调顺，遇到枇杷的荒年。但她在她们家洞府后山育出了一棵枇杷树，且这棵枇杷树还结出不少皮薄肉厚的鲜果。住在附近的一头小灰狼犯馋，摘了她几个果子，被她坚持不懈地追杀了整整三年。

因有这个前车之鉴，那时，当他问她拿频婆果是做什么用，她答他是为了尝尝鲜，他就信了。这个尝鲜还同他近来越发看不惯的燕池悟连在一起，当然令他很是不愉快。

是以，姬衡那夜向他讨果子，恹恹惶惶地说，唯有此果能解一部分绵延在她身上的秋水毒，望他赐给她这个恩典时，他并未如何深思，便允了。

这种事情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深思的必要。

那阵子他一直有些烦心，纠结于如何兵不血刃地解决掉燕池悟。

要让他彻底消失在小白的周围，又不能让小白的有什么疑心，是一件不容易之事。

风九与他是不同的，东华其实一直晓得。但这个情绪，他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意识深究，或没有工夫深究。

况且这种事情，同佛典校注不同，并不是深究就能究出结果，有时候，还讲求一个机缘。

东华恍然自己同凤九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的机缘，于宗学竞技那日，降临在他的头上。

彼时，他坐在青梅坞的高台上，垂眼望去，正瞧见凤九三招两式间将同窗们一一挑下雪桩。收剑回鞘的时候，她樱色的唇微微一抿，浮出点儿笑意，流风回雪的从容姿态，令他第一次将她同青丘女君这个神位连起来。脑中一时浮现出端庄淑静这四个字。

端庄淑静，她竟也有担得起这个词的时候，令他感到新鲜，且有趣。

比翼鸟族的一个小侍者战战兢兢地呈上来一杯暖茶，他抬手接过茶杯抿了一口，目光再点过去时，却见她已收了笑意。

她似乎觉得方才那个笑有些不妥，趁着众人不注意，轻轻地咬了咬下唇，又飞快地瞄了周围一眼，像是担心有谁看到。因她的唇色太过饱满，轻轻一咬，下唇间便泛出些许白印，犹如初冬时节，红樱初放，现出一点粉色的蕊。

他撑住下颌，突然觉得，如果要娶一位帝后，其实凤九不错。

这个念头蹦出来，他愣了一下。然后，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。

不，与其说她不错，毋宁说这四海六合八荒之中，她是唯一适合的那一个。又或者，她是唯一让自己喜欢的那一个。

思绪飘到这个境地，他突然有些明白，近段时日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到底为的是什么名目。

原来，自己是这么想的这桩事，这么想的她。

原来，自己喜欢她。

但为什么万千人中，独独喜欢上了凤九，他虑了半晌，归结于自己眼光好。因为自己眼光好，本能地发现了她这块璞玉，他想要喜欢她，自然就喜欢上了她。喜欢这种事情说容易也容易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

无论如何，此时阿兰若之梦这个囚笼中，只要有他在，小白不会有什么事。

比起阿兰若之梦中的宁和来，梵音谷最近的氛围，却着实微妙。

那日，东华帝君顶着重重闪电滚滚怒雷，义无反顾地踏进困住凤九的结界，这个举动，令跪在蛇阵外的一千人等都极其震撼。

帝君他避世十来万年，虽说近两百年不知因什么机缘，单单看重他们梵音谷，时常来谷中讲学述道，但在谷中动武，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帝君他提剑于浮生之巅睥睨八荒的英姿，一向只在传说中出现，那会是什么模样，他们只敢偷偷地在睡梦中遥想。孰料，连七万年前灭天噬地的鬼族之乱亦未现身的帝君，今日竟这样从容地就卸下一身仙力，毫无犹疑地入了阵中？

此是一震。

在跪的臣子们中间，颇有几位对帝君和姬衡的传闻有耳闻。从前列位一直暗中猜测着，东华同他们的乐师姬衡之间，是不是另有什么隐情。但今日这个局面，却又是唱的哪一出？

此是一惑。

一震一惑后，列位小神仙在思而不得之中，突然悟了。

帝君之尊，巍巍唯青天可比，帝君之德，耀耀如日月共辉。此种大尊贵大德行，染了凡味儿的区区红尘事安能与之相系？姬衡，连同此时被困的九歌公主，定然都同帝君没有什么。帝君千里相救九歌公主，一切，只在一个仁字，此乃尊神的大仁之心。

想他们先前竟敢拿自己一颗凡世俗心，妄自揣测帝君的大尊贵大德行，真是惭愧，惭愧。

他们一面在心中忏悔着自己的齷齪，一面抬眼关心结界中有无什么危险动向。然后，他们揉了揉眼睛地瞧见，身负重伤的、享有大尊贵拥有大仁德的帝君他老人家，正自然地，缓慢地，将手放在九歌公主的侧脸上。

他们的惭愧之心卡了一卡。

……这也许是在表达一种对小辈的关怀？

但下一刻，他们使劲揉了揉眼睛地瞧见，帝君他自然地帮九歌公主绾了耳发，凝眸注视了公主半晌，然后温柔地将公主搂进了怀中。

他们的惭愧之心又卡了一卡。

……这也许是天界新近比较流行的一种对小辈的关怀？

但紧接着，他们更加使劲揉了揉眼睛地瞧见，帝君的嘴唇擦过了怀中九歌公主的额头，停了一停，像是一个安抚的亲吻，且将公主她更深地往怀中带了一带……

在跪的小臣子们片片惭愧之心顿时散若浮云，个个压住倒抽的凉气，心中沸腾不已：“这个情境，莫非是帝君他动了尘心？帝君他老人家竟然也会动尘心？帝君他老人家动了尘心竟然叫我给撞见了？我的妈呀今天真是撞了大运！”

此后又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小臣子们不得而知，因他们正激动的时候，浓云不知从何方突然压下来，将解忧泉笼得严丝合缝，入眼处只一派森森的墨色。

待似墨的云潮滚滚退去后，结界中却已不见帝君二人的影子，只剩四尾巨蟒依然执着地守护着这个琉璃般脆弱的空罩子，咻咻地吐着毒芯。

巨蟒们眼中流露出愤怒和悲伤，注视着结界，像是在等待着阿兰若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那片淡蓝的光晕中。它们铜铃般的眼中流下血红的泪，好像为此已等待许久，长得那样可怕，这个模样却很可怜，令人略感心酸。

帝君入阵，解忧泉外，照神位来排，位阶最高的自然当数连宋君。

比翼鸟的女君领着众臣子巴巴地望着连三殿下拿主意。连三殿下远目良久，扇子手中敲了敲：“累诸位在此跪了许久，先行散去。不过今日事还需列位记得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若是往后本座听了什么，这个过错，”挑眉轻描淡写地道，“怕是要拿你们阖族的前程担待。”

一番话说得客客气气，却是软棉团里藏着利刀锋，着实是连宋君一向的做派。女君率臣子们领旨谢恩，站起来时腿在抖，走出老远，腿还在抖。

连宋君担着一个花花公子的名头，常被误会为人不牢靠，但四海八荒老一辈有见识的神仙们却晓得，倘遇到大事，连宋君的果决更胜乃父。

都说天君三个儿子数二殿下桑籍最聪慧有天资，因出生时有三十六只

五彩鸟从黎明俊疾山直入云霄，绕着天后娘娘的寝殿飞舞了九九八十一天。

不过连宋君的拥趸们却觉得，连三殿下下的英明聪慧其实更甚于二殿下，只不过，三殿下他降生在晖耀海底，其吉兆自然应关乎水中的游鱼，而非天上的飞鸟。再则，当初掌管四海水域的三殿下甫一坠地，令天君头疼多日的四海水患一朝之内便得平息，这便是三殿下生而不凡的例证。三殿下下的呼声不如二殿下，不过是三殿下他为人谦逊，不愿同二殿下争这个虚名罢了。

自然，连宋君风流一世，打小就不晓得谦逊二字该怎么写，用此二字评断他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不过论资质，他确是比桑籍要强上那么一些。当年不同桑籍争储君之位，乃是因连三殿下他一向有大智慧地觉得，巧者劳智者忧，表现得无能些才不会被浮生浮事负累，如此，方是真逍遥。

但天有不测风云，纵然连宋君他于此已早早领悟得道，可仙途漫漫，谁没有一两个朋友。为朋友两肋插刀之事，也需偶尔为之。负累二字，有它不能躲的时候。

譬如此次。

此次，若非他连三殿下在这里兜着这个局面，东华身负重伤或将羽化的传闻一旦传开，料不得八荒都或将动上一动。

东华这些年虽退隐不大理事，但只要人还在太晨宫或碧海苍灵驻着，于向来难以调伏的魔族而言，已是一个极大的震慑。再则，他们这些洪荒时代的上古神祇隐藏了太多关乎创世的秘辛，连他也料不到若东华此行果然凶多吉少，八荒六合之中，一旦传开来会是一番什么境地。

连三殿下收起扇子叹了一口气。帝君他存于世间的意义重要至斯，寻常人看来，怕是十个百个风九都抵不上他一根手指头，他自个儿留遗言倒是留得痛快，看样子也没有意识到，于天下苍生而言，这是桩亏本的生意。

02.

不过，连宋君的君令虽然沉，能压得比翼鸟一族顷刻间在他跟前作鸟兽散，要压住燕池悟这个魔君，还差那么一小截。

拿小燕的话说，他大爷从小就是被吓大的，岂会害怕连宋一两句威胁。

再说，连宋说得太文绉绉，他压根没有听出来他说的是一篇威胁之词。他大爷随之离开，是为了将他心爱的姬衡公主送回去。

结界中东华对凤九毫无预兆的温柔一抱，连小燕都怔忡了片刻，遑论姬衡。小燕回过神时，注意到姬衡面如纸色，死死地咬着嘴唇，几乎咬出血痕来，泪凝在脸上连抬手一拭都忘了。这个打击深重的模样，让他感到十分地忧心。

虽然小燕他作为一介粗人，肢解人他就干过开解人从来没有干过，但是为了心爱的姬衡，他决定试一试。

他找了一个环种了青松的小林地，将姬衡安顿在林地中央的小石凳上。他心细地觉得，眼中多见些生机勃勃之物，能开阔姬衡此时苦闷郁结的心境。

姬衡的眼中旧泪一重，新泪又一重，眼泪重重，湿透妆容，小燕觉得很心痛。心痛的同时又觉得不愧是他的姬衡，妆花成这样还是这么好看。

开解的话该如何起头，小燕尚在构思之中，没想到姬衡却先开了口。

苍白的面容上泪痕未干，声音中透出三分木然，向小燕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，当年对閼酆是这样，如今对帝君他也是这样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”

姬衡居然会在意自己对她的看法，着实令小燕受宠若惊，他一时没有控制住内心的激动，嘴角不经意向上弯了三个度。这个表情看在姬衡的眼中，自然和嘲笑无异。

姬衡垂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良久才道：“你果然觉得我很可笑，送我回来，其实就是来看笑话的吧？笑话看够了你就走吧，我也觉得我很可笑。”言罢紧紧抿住唇，不再说话。

姬衡一口一个自己可笑，沉甸甸敲在小燕心头。虽然小燕明白，东华和凤九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他一力促成，也很合他心意，但让姬衡这样伤心，却并非他所愿。这件事，自然不能是自己的错，凤九是他朋友，自然也不能是她的错，那么，就只能东华的错了。

小燕目光炯炯，紧握拳头，义愤填膺地向姬衡道：“你有什么可笑，千错万错都是冰块脸的错，当初要娶你是他亲口答应的，虽然成亲那天你放

了他鸽子可能让他不痛快吧，但你都这么做小伏低给他面子了，他竟然敢不回心转意，这样不识好歹，你有什么好为他伤心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感觉这是一个挖墙脚的好时机，赶紧补充一句：“老……不，我……我听说凡间有一句诗说得特别好，‘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’，你也该将眼光从冰块脸身上转一转了。”话罢，目光含情看向姬衡，同时在脑子里飞快地复查，刚才那句诗，自己有没有记错。

可惜他难得有文采一次姬衡却没有注意，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向他道：“我不是煦旻君同父同母的妹妹。我父亲其实是白水山的一条蛟龙，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，洪荒时代帝君座下最勇猛的战将——孟昊。”脸上的泪痕稍干，声音里含着沙哑。

小燕迷茫地望着她，不明白她此刻为何突然诉说家史。煦旻的亲妹子原来不是他的亲妹子，这个事情确实挺劲爆，放在平日他一定听得兴趣盎然，但此时，他正候着姬衡对他表白的反应，姬衡却回他这样一篇话，他有些受伤地觉得，自己是不是被忽视了？

孟昊的大名他自然听说过，东华征战八荒统一六界时，他是他座下联军百万、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名将，东华坐上天地之主的位子后，他是他座下运筹帷幄中、决胜千里外的名相，一向都得东华看重。后来东华避世太晨宫，据说他也同那个时代东华的属官们一同避隐了。

不过传闻中，东华属官的避隐之处皆是下界数一数二的上好仙山，怎么唯独这个孟昊神君却是此等品位，竟避到了穷山恶水的白水山？

姬衡目光遥望向不知何处，徐徐道：“父亲当年爱上了我母后，拜辞帝君来到南荒，却被前代赤之魔君以母后为饵，施计困在了白水山，且用擒龙锁穿过龙骨将他锁在白潭中，月月年年守护潭中的龙脑树。这些事母后从前未曾同我提说，直到三百多年前，皇兄将闵酥罚在白水山中思过，我偷偷跑去救他时，才终于晓得。”

小燕渐渐地听出一些趣味，一时忘记自伤，在心中频频点头，怪不得从不曾听得孟昊神君避隐后的境况，原来这位一代名将栽在了红颜这两个字上头，真是栽得风流。

姬衡的眼神浮出空洞，透出一种回忆伤怀旧事不愿多说的悲凉：“为了

救出闵酥，我被白水山遍山的毒物围攻，数百种毒物一起咬上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哆嗦了一下，小燕的心中亦哆嗦了一下。

她继续道：“命悬一线时，是父亲挣脱擒龙锁救了我，可他……可他也重伤不治。”哽了一哽，道：“父亲临羽化前，我们遇到了帝君，父亲将我托付给他，求他照顾我平安，解我身上百种毒物汇成的秋水毒。”无视小燕陡然惊异的神色，她迷离道：“父亲知道我爱闵酥，但他以为皇兄煦昞定如他父君一般心狠手毒，此时救出闵酥同他私逃，却是下下之策，定会再被捉拿回去。他求帝君将娶我之事按部就班，以放松皇兄的警惕，且趁着备婚这一两月的合计准备，将出逃之地和出逃后的路，一条一条细细铺好。父亲料想此次回去，无论我在何处，皇兄明里暗中都一定对我监看得更严实，唯成亲夜可能疏松，他求帝君在成亲那一夜，能掩护我和闵酥出逃。”

她抬眼看向小燕：“帝君对洪荒时代随他征战天下的属官们一向看重，父亲临死前请求他庇佑我，他答应了。”

她的声音渐渐低哑，眼中却透露出凄惨来，衬着颓然犹有泪痕的脸色，道：“帝君身旁的重霖仙者对当年事亦知一二，以为帝君对我有恩，我自当肝脑涂地地报答，待帝君入梵音谷讲学时，便常招我跟随服侍。若非如此，我不会不记教训再陷入另一段情。两百多年来，且由它越陷越深，如今将自己置于如此悲惨的境地。这世间，再没有比喜欢上帝君更加容易之事，也再没有比得到他更加困难之事。九重天上，重霖仙者对我也曾多加照拂，但近来，我却不由自主地恨他。”

她的脸埋进手中，指缝中浸出泪：“细想起来，我和知鹤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可笑此前我却看不上她。世间女子于帝君而言，大约只分两类，一类是唯一能做他帝后的一个人，一类是其他人。我有时会想，为什么他不选择我成为于他特别的那个人，但今天我终于明白，其实没有什么所谓因果和为什么，不过是机缘所致罢了。”

小燕没言语，姬衡所说，十有八九同他一向的认知都正好相反，这令他着实混乱，他觉得他要好好理一理。

白日苍茫，积雪萧索，挺拔的青松像是入定了万年。

许久，姬衡才抬起头来，脸上已瞧不出什么凄惨软弱，只是面色仍然

差些，淡淡向小燕道：“今日同你说这么多，是求你对我断情。”

她垂目道：“我想了这么久，却想出这样的结果，你一定觉得我更加可笑吧。”指甲嵌进手心，手握得用力，话却说得轻，“可既然我喜欢了帝君，为这段情坚持了两百多年，就还想再试一试，试一试这个机缘。也许终有一日，它会转到我的头上，最后的最后，帝君他会选择谁，也许还未可知。”

小燕定定地瞧着姬衡流血的手心，有一刻想去握住，手伸到半途又收回来。他理了半晌，领会了姬衡的意思似乎是她发现帝君并不喜欢她，她感到很伤心，但即使这样，她还是打算要再争取一下。

这令小燕感到震惊。

一则，他觉得姬衡这种沉鱼落雁以花为容以月为貌的国色，冰块脸他竟然敢不喜欢，这真是不可理喻。另一则，他又直觉这是件好事，心中先行一步地感到高兴，自己追求姬衡的道路，似乎一夕之间平坦了许多。

既然这样，也不急在一时，姬衡的脑子转不过来，他可以再等等，人越是长得美越容易犯糊涂，真正犯一辈子糊涂的却少有。

不过，姬衡美到这种程度，这个糊涂万一要犯很久呢？他又有点儿纠结。

小燕挠着头，这样纠结的自己，看来无论如何也拯救不了同样纠结的一个姬衡了。姬衡既然还有将东华争回来的壮志雄心，那放她一人待着，一时半会儿估摸也出不了什么大事，自己倒是要出去散一散心。

抬眼看月上东山，差不多已过了两三个时辰，不晓得冰块脸将凤九救出来没有，小燕心中存着这个思量，皱着眉头匆匆一路行至解忧泉，打算探一探。

行至解忧泉，眼前的景色，却令小燕傻了。

小燕记得，方才他临走时解忧泉还是个残垣断壁模样，塘中水被浑搅得点滴不留，也不过半日时辰，平地之上竟陡起了一座空心的海子，绕定泉中央四尾巨蟒和阿兰若之梦。

区区一个梵音谷，能人异士倒是多。

小燕按一个云头腾到半空，欲瞧一瞧能人的真面目。

能人却是连三殿下。

水浪的制高处托起一方白玉桌白玉凳，桌上摆开一局残棋，连三殿下手里把玩着一枚棋子，正不紧不慢地同萌少说着话，滔天的巨浪在他脚下驯服得似只家养的鹁鸽。

小燕迷惑地想了一阵，又想了一阵，才想起来连三殿下在天族担的神位乃是四海水君。照理说，一介掌管八荒水域的四海水君，莫说瞬息间移个海子过来当东华和风九的护身结界，就是移十个过来都该不在话下。不过他从前瞧连宋一向觉得他就是个纨绔，四海水君这个神位不过是得他天君老爹的便宜，此时瞧来，他倒甚有两把刷子。

小燕跃身飞上浪头，正听萌少蹙眉向连宋禀道：“入梦救人之事，虽然传说中是一套可行之法，但实则，臣听闻梦中有什么凶险无可预知，据传曾有一位入梦救人之人，因不知梦境的法则在梦中强行施出重法，不仅人没能救得出，还致使梦境破碎，与被救之人一同赴了黄泉阴司……”萌少沉痛地将眉毛拧成一横，暗哑道，“臣很是揪心，帝座纵然法力无边翻手云覆手雨，但阿兰若之梦却正容不得高深法力与之相衡，此事原本便仅得一两分生机，他们此去这许多时辰，臣心中担忧，帝座同九歌她，怕是已凶多吉少……”

小燕被脚下一个浪头绊了一跤，接住萌少的话头，怒目道：“冰块脸不是说一定将小九送回来？”恨道，“这个什么什么梦，你们护得它像个软壳鸡蛋似的经不得碰，依老子看，既然无论选哪条道都是凶多吉少，不如将它一锤敲碎了，两人是死是活见一个分晓。冰块脸除了法力高深些也不顶什么大用，这个法力正好在梦碎时用来护着小九，至于他嘛，他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多赚几个年头少赚几个年头，老子觉得对他也没有什么分别！”

一席话令萌少也略有动摇，道：“帝座的法力在阿兰若之梦中确然无大用，比起两人齐困死在梦中，这个法子虽孤注一掷但听上去……也有一些可行……”萌少毕竟朝中为臣为了近百年，察言观色比小燕是要强些，虽然心中更担忧凤九，但看连宋像是更站在东华一边，这句话的后头又添了句：“当然一切还是以君座之意定夺。”

他二人一个自烦忧，一个自愤恨，比起他们两个来，连三殿下八风不动倒是十足十的沉淀，他收拾着局面上的黑白子，慢悠悠道：“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这个梦能不能困住东华，其实本座也有几分兴趣。不过本座方才听你们推测，觉得东华的法力在阿兰若之梦中无法施展，他就没有旁的办法了，这个，本座却觉得不好苟同。”

连三殿下将棋子放进棋盒中，漫不经心向着萌少道：“你也算是地仙，说起来神族的史籍，幼时也曾读过一两册吧，还记得史册中记载的洪荒之末，东华座下七十二名将吗？”

萌少不明所以地点头，他当年考学时这一题还曾考到过，因当日未答得上来，是以多年后记得尤为深刻些。传说这七十二名将唯奉东华为主，随便拎一个出来，都抵得上数个如今天族的脓包天将，十分厉害。

连三殿下客气地笑了笑：“这些洪荒神将驯服在东华的座下，可不止因他打架打得好。能坐上天地共主的位子，光靠法力无边是不行的，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“还要靠这个地方。”

话罢手一抬便在半空中起出一个赌局，化出随身的兵器戟越枪，轻飘飘压在了东华名下，笑吟吟向萌少和小燕道：“两位，请下注。”



第二章



01.

凤九不晓得自己在睡梦中沉浮了多久。

虽然灵台浑浑然不甚清明，但偶尔也有一些知觉。她似乎被谁抱着。

她心中觉得自己该晓得抱住她的人是谁，却不明白为何想不起来。鼻息间隐隐然飘入一丝白檀香，此香亦令她觉得熟悉。但这种熟悉却似隔了层山雾，令她疑惑。

稳稳地被抱了一阵子后，似乎辗转被放到一个柔软的处所。她觉得这样躺着更舒服些，懒懒随抱着她的那双手折腾。

因大多时候意识含糊着，且身体上的痛楚是一阵儿一阵儿来，寻常只感到疲累无力并无甚疼痛，这么躺着便正合她的意，还算舒心。

但总有疼痛袭来且一时难忍的时候，她不大经痛，料想痛得狠了也曾嚷过。每当痛到深处时，总有一只手稳稳地将她扶起来靠着，一勺一勺喂给她什么东西。